

再谈《女学报》

杜 继 琨

潘天祜同志在《談中國近代第一份女報——〈女學報〉》(載本刊今年第三期)篇里,指出張靜廬同志認為中國近代第一份女報是1902年陳嶺芬創辦的《女學報》的論斷不符合實際情況;根據已掌握的材料說明中國第一份女報應該是1898年上海中國女學會主辦的《女學報》;這是很好的發現與訂正。可惜他所見到的只有《女學報》第二、三兩期,因而未能作全面介紹,但他闡明這個婦女刊物的維新立憲的政治立場,和創刊期的推斷,卻是解決了問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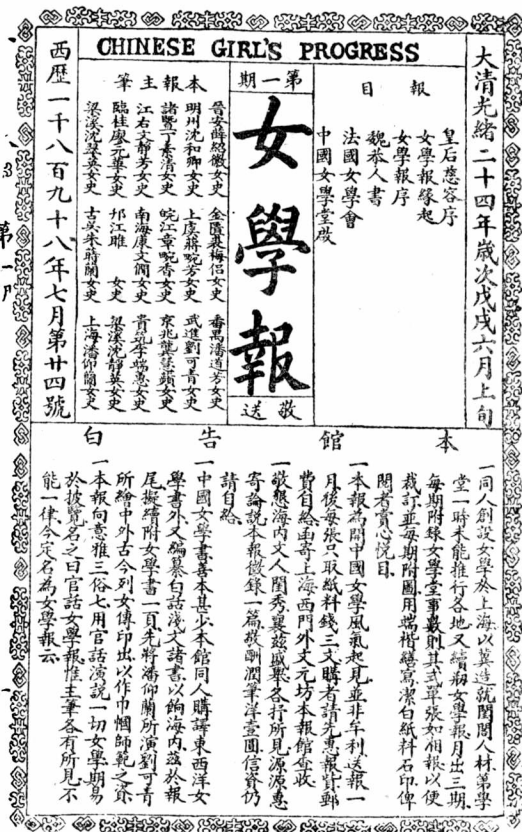
《女学报》的創刊期，是1898年7月24日。我所見到的，是第1期至第12期；最后一期，出版于9月15日。第13期以下未見。開本各期相同，對開紙單面石印一大張，可以裁疊成四頁裝訂。創刊號紅印，內容為《皇后慈容叙》、《女学报緣起》、《魏恭人書》、《法國女學會》及《中國女學堂啟》，末附《女學會書塾創辦章程》。以下各期，體例亦不外“四個大段：一論說，二新聞，三征文，四告白”，內容“多是關係女學綱目：修身、教育、家事、体操、官話、漢文、洋文、史學、地理、算學、物名、格致、習字、繪畫、裁縫、音樂十六課的事情”（《上海〈女学报〉緣起》）。

《女学报》的刊行期，前后历时约三个多月。論著方面，从第一期的《女学报緣起》起，到第12期《創兴女学論》，約有二十余篇。从內容方面不难看出，当时进步的知識分子妇女，对兴办女学、创办女报、組女学会、要求解放的如饥似渴的心情。

論著里有6篇是关于《女学报》的：《上海〈女学报〉緣起》（潘璇）、《論〈女学报〉难处和中外女子相助的理法》（潘璇）、《〈女学报〉緣起》（吳逸）、《論〈女学报〉所以扶助女学堂之不足》（沈翠英）、《〈女学报〉叙》（薛紹徽）、《〈女学报〉叙》（孙蘊）。其間，以潘璇所論《女学报》的四件好处，最为具体：

“第一件，这女学会、女学堂、女学报三桩事情，好比一株果树，女学会是个根本，女学堂是个果子，女学报是个叶、是朵花。人要知道这树什么树，盛不盛，能不能结果子，不是要先瞧这花和叶吗？”

第二件，女学会内的人，有了这报，知道会中一



《女学报》第一期报头

切事情。報上有那些新聞時事，主筆新編的女學演義，看了可以解厭，可以消悶。況且長了許多見識，開了多少胸襟。

第三件，中国古来女子識字讀書的法則，太不讲究。本报体例有次叙、字限不深奥，可以补那个缺处，我們这报，不致文义太深，看了不懂。字句皆雅俗共賞，所論多女子实学。

第四件，本报专用官話，可以隨口讀出。一個人讀，能數十人听；一個人看，能數十人知，豈不是爽快的么？”

只是《女学报》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做到。譬如白话（官话）一层，原说“雅三俗七”，实际情况却是完全相反的。编辑部内部的意见就不统一。所以，报名原定《官话女学报》，后来也不得不删去

“官話”二字。关于女学堂的論著有 11 篇：《中国倡設女学堂启》、《劝兴女学启》（刘 綬 兰），《女学利弊》（康同薇），《論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》（裘毓芳），《論中国創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》（蒋毓芳），《論女学为自强根本》（謝芝），《节燒香还願費扩充女学说》（楊兰貞），《創兴女学論》（程漪），《女学歌》（刘 靚），《中国女学堂章程》，《潮州饒平县隆都前溪乡女学堂記》。

这些論著，从各方面宣傳“男女平等，施教劝学”，认为办女学堂，是中国妇女解放，国富民强的一个根本性問題。所以又有《男女平等論》（王春林），《女子爱国說》（卢翠）一类的宣傳文字。她們还认为妇女一定要有自己的組織，才能逐漸得到解放，因此除进行組織外，还发表了《女学会說略》、《法国女学会》等一些有关的文献。

《女学报》所发表、所宣傳的当时妇女解放全部计划和步驟就是这样。她們提倡民主，相信科学，強調劳动。发表有关紡織与縫紉机、蚕桑与显微鏡用处之类不悖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图文。劝妇女学医（瞿玉芬《医学論》），劝妇女从事运动，注意健康（《体操图》）。还发表了重視中国女工的有历史意义的可貴紀錄：

“現在查得上海絲綢厂、紡織局南北共有五十几家。凡妇女們工作之处，其余茶棧、鸡毛棧，还不在于其中。无论絲綢紡織，一家大的，每天人数不下二千人，小的亦有千余人。这样統計，每家一千五百人，上海女工，已有六、七万数目了。这上海女工的茂盛，可想見一斑。”（《女工志盛》）

数目虽不明确，这样难以找到的保存下来的資料，究竟是可貴的。至于工資方面，曾經看到过簡略的記載，說当时男工最高的工資是銀五角，普通工每天連伙食只有三角到三角六分，女工工資极低，每日从五分起到二角止。工作時間，每天达十二至十四小时，星期也不一定有假期。足見当时工人如何被剝削，以及生活的艰苦情况。此外，《女学报》的插图，估計在当时也是很吸引讀者的。每期一面，有《裙釵大会图》、《上海桂墅里女学堂图》、《上海女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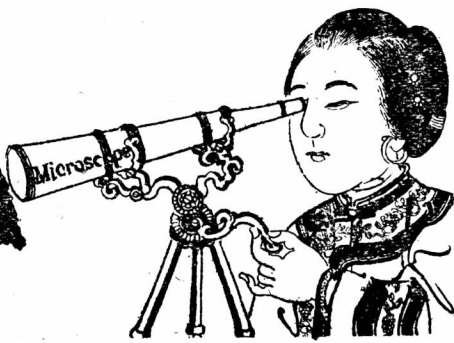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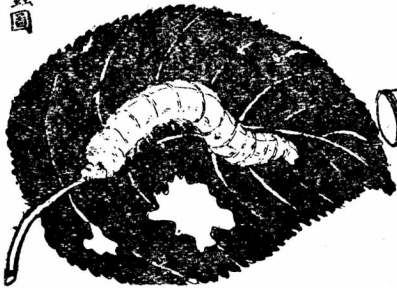
地图》、《女紅铁車图》、《体操图》、《蚕桑图》、《織綉图》、《梳洗图》、《縫紉图》、《紡織养姑图》，等等，是女画家刘可青（靚）等所繪，她似曾学过西洋繪画，但又具有濃烈的中国工笔画傳統，笔触十分細膩。

《女学报》也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，較可称的，有織云《蚕桑歌》，反映了当时中国絲織业为帝国主义經濟侵略摧毀的一些惨痛情况。不过，結合在《女学报》里所发表的絕大部分論著看，虽然一面說明她們的进步性，一面也很显著的反映了她們維新立宪的、改良主义的主張的不彻底性，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就。

在《女学报》第八期里，載有光緒帝的上諭，就是有名的“百日維新”的計文。1898 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慈禧命荣祿逮捕光緒帝，囚之瀛台，并以皇帝名义发布此諭旨。至此“百日維新”就宣告結束，康梁逃往日本，慈禧重又执政。也就这在一期上，出現了两件与政变有关的事情：其一，是主笔姓名栏中少了六人：除康同薇（康有为的女儿）外，还有李惠仙（梁启超的夫人）、廖佩琼、雕念劬、丁素清、周远香。其二，是取消了原来設在北市泥城桥的“不纏足会”的代銷处。按該会主要負責人康广仁，就是戊戌政变被害的六君子之一。又在九月初五出版的第十期上，除增加了一个美国主笔林瑪萊之外，女学堂也增加了广学会总局英国人李提摩太处的报名处。这两个外国人的出現，很明白是为着政变，用金錢买来，給《女学报》起“洋商”擋箭牌的作用的。

至于《女学报》究竟在什么时候停刊，以及一共出了多少期等問題，正如潘天禎同志所說，由于材料不足，目前还难以說明，可以肯定的是，“百日維新”失敗初期，《女学报》虽受到一些影响，却仍在繼續刊行。

驗蚕圖



《蚕桑图》之一